

曾经有个热词叫“双抢”

崔海波

前几天,在本地报纸上看到一条图片新闻《早稻开镰》。图片中,一台大型收割机正在稻田里作业,引得白鹭前来轧闹猛。我猛然意识到眼下正是“双抢”时节,虽然割稻插秧等农事还是跟着节气一如既往地,但现在已经实现全程机械化,看不到昔日“双抢”时节热火朝天的景象了。

所谓“双抢”,就是抢收早稻和抢种晚稻。在我们樟村,有这样一句俗语:大暑不割禾,一天少一箩。节气催人,大暑前后,是早稻收割的黄金时期,紧接着插种晚稻。这一高强度的劳动需要个把月时间。

樟村位于四明山区,耕地不多,以种贝母为主,但我们村在山外的洞桥镇有几百亩连片水稻田。那时候,农民的工分是定级的,最高十级,也就是劳动一天得十分。在我们村里,一分工分就是一角钱。直到现在,人们偶尔还会用“十级劳力”一词来夸赞力气大肯吃苦的人。“双抢”劳动辛苦,额外再加2分工分,也

就是每天多2角,村民们都抢着去,因为那时候除了挣工分,没有赚外快的机会,于是生产队就安排精壮的十级劳力轮流去“双抢”。

当时,农业机械化还是一个美好理想,“双抢”主要靠人力和牛力。弯腰割稻很辛苦,打稻也累。打稻就是脱粒,把刚刚下来的稻禾秆使劲儿往稻桶里甩,饱满的谷粒就掉落到桶里,然后再把湿谷子装进麻袋,一担一担挑到机耕路上,等拖拉机来装运,每一道工序都要出大力流大汗。

记不得是几岁的时候,拖拉机装回来一批稻谷,卸下后准备送回,一个比我稍大的女孩说她想去看望爸爸,我也想去,于是我们两个就爬上拖拉机的车斗,前往“双抢”基地。

拖拉机开到一块田边,没有路了,而父辈的临时住处在田中央。冒着酷暑走在田埂上,又累又渴,我后悔了,真不应该跟车前来。“双抢”的临时住处是一座不大的古庵,名叫张家桥庵,有上下两层,楼下是食堂,食堂里有几张桌

子,但没有凳子,大家都站着吃饭,边上是牛圈,臭烘烘的,那时候,牛也是“双抢”的主力。晚上,农民们都在楼上打地铺睡觉,没有电扇,那真叫上蒸下煮。我和同村女孩在张家桥庵的地铺上睡了一晚,次日就搭运谷子的拖拉机回家了。我对此次“双抢”之旅印象很差,因为实在太热了,直到现在,我还认为那是我今生度过的最难熬的一个酷热天。

割稻要避开中午的高温,农民们把劳动时间安排在凌晨3点至11点,下午2点至8点。高强度的劳动仅靠一日三餐补充能量是撑不住的,所以,上午和下午都有点心供应,淡包、馒头、糕糕等。我对“双抢”最深刻的记忆是父亲带回来的一大包馒头干。父亲无论做什么事都讲究“八分应够”,吃饭也吃八分饱,“双抢”期间发到手的点心,他不会全部吃完,而是留一部分,切成片,晒干,带回家来。母亲把馒头干炒一炒,像年糕片那样,炒得焦黄喷香,给我们当零食吃。

暑假里,学校的操场是最好的晒谷场,很多教室腾出来用于堆放稻谷,留在家里的老年农民和妇女负责晒谷。晒谷最怕雷阵雨,虽然村口的有线广播早中晚都会播报天气,但樟村有特定的小气候,因此,广播里的气象预报仅供参考。村民们都会看云识天气,对气象的观测判断能力很强,一看天气不对,马上奔到操场上去收谷,一分钟都不敢怠慢,还边跑边喊“要下雨啦,要下雨啦”,男女老少纷纷跑去收谷子。

稻谷晒干后再分到各家各户。生产队分实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需分,一种是按劳分。按需分就是按家庭人口分,按劳分是按工分多少分。稻谷一般是按需分。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虽然经济困难,饭还是能吃饱的,再说,除了稻谷,山地上还种有玉米、南瓜、番薯等杂粮。

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山外的这些水稻田租给了当地种粮大户,每年定期收一些租金,村民们称之为“谷钱”,听母亲说,我们家能分到900元。

顾老师,走到彩虹那边去了

半甬

顾老师走了,享年八十二岁,若在古代也算高寿了。顾老师教过书,有过不少学生,当官的时间更长,官衔不小,称谓不少,可很多人喜欢叫他顾老师。他也愿意人家这样称呼他。一种不因时而变的称呼,总是含着某种不变的情愫,值得珍惜。

顾老师没有教过我读书,我只是在他手下工作过,可我一直把他当作我的老师,也一直这样称呼他。三十多年前我调到市委宣传部工作,他是我的顶头上司。第一天上班,我提前半小时到了,我想去打水,水壶都已是满满的,地板还湿湿的,刚拖过。顾老师已经坐在办公桌前批阅文件。第二天我再提前了一刻钟,水壶又灌满了,顾老师正在拖地板。自那以后我每天提前一小时到办公室,把这类事抢着做掉。真的不是为了表现自己,就是觉得让长辈打水拖地板蛮难为情的。同时,对这样的领导也就敬在心中了。

顾老师依旧早早上班,有时他就在废报纸上练一会儿字。我认识的领导之中,他的字是写得最好的。他是属于天才加勤奋的那一类人。他学什么像什么,对舒同和刘

炳森两家情有独钟,随意挥洒,神情毕肖。他说舒同是从何道州那里脱颖而出的,何是学颜的高手,因此,舒同体实是颜体的变种,由颜入何再学舒同体事半功倍。他写刘炳森的隶书,通篇乍看森严壁垒,细细品味点画间却妩媚灵动。这与他的演讲有得一比。他的主题宣讲结构严谨,逻辑严密,演绎生动,激情四溢。他是天生的演说家。博闻强记,辩才无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一次,听说他要去一家大企业演讲,我们悄悄地在大会堂的后边听了一个多小时。一股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顾老师曾对我说:“话筒面前,宣传干部是不能推让的。”他是一位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

前年,我调到市政协,工作性质和工作方式变了,一时无所适从,无从着力。巧遇曾担任政协秘书长的顾老师,他对我说:“抽空多走访委员,政协是依靠委员发挥作用的。”我记住了,这是他对我的又一次点拨啊!

后来,我一直想去看看他,再向他请教些问题,现在永远不可能了。

顾老师走的那天,甬城上空出现了“双彩虹”,像一座巨大的绚丽无比的拱形彩桥。顾老师走到彩虹那边去了,真美!回望这边,顾老师该也会有些眷恋的吧。

独眼唱人

应敏明

老人今年七十有一,中等个儿,瘦,头顶微秃。两只眼睛一大一小,一亮一瞎。因为眼睛,他得了两个绰号,乡人称其“独眼西叶”,同行唤他“大小眼先生”。

我是在一场朋友老母的葬礼上见到老人的。灵堂上,一位妇人在为逝者哭灵,唱的是越剧《黛玉葬花》。四个男人在一旁伴奏,哭唱声和着乐器声,婉转凄切,犹如一台戏。

妇人哭罢,其中一位伴奏老人端坐长板凳,左手打“三块”(如快板,但有三板),右手执鼓筷,轮番击打起响板和落地圆鼓。见老人兴起,另外三位马上也抖擞起精神,拉二胡,敲铜锣,吹唢呐,一时间惊天动地。老人开腔,唱起了平调《刘备哭灵》。虽然词不达意,倒也情绪相契。老人大大段段的唱着,唱得声嘶力竭,当听到“千把百万支箭穿刺我胸膛”时,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从未见过如此震撼的民间表演。

表演结束,我主动与老人攀谈。走近一看,他竟是一位独眼老人。

老人是宁海长街总浦塘人,叫董西叶。董先生说,他的眼睛原本是好的。六岁那年秋天,他随父母去田里堆稻草垛子。堆到最后,一个三米高的垛子时,突然刮来一阵怪风,掀翻稻草垛子,把他埋得严严实实。当他被父母从草堆里扒出时,双眼已被稻草刺中,鲜血直流。

那时家穷,没钱医治。有好心人告诉他母亲,胡陈有座平水庙,庙里有个会治眼疾的和尚师父。母亲牵着幼儿赶了三十里地,找到平水庙。和尚师父看过眼睛,给了一包草药。母亲每天熬煎草药,涂抹在儿子眼睛上。三个月后,董西叶一只眼睛好了,一只眼睛还是瞎了。

董西叶九岁才上小学,因为眼疾,时遭他人取笑、羞辱,不到两年,他就辍学回家。

一天娘舅来访,见西叶呆坐角

落,神情落寞,建议外甥去学说唱,说有一技傍身,今后可为自己留条活路。父母点头应诺。娘舅随即介绍了同村一位“癫头强”师父。“癫头强”在本地一个戏班唱后场,能唱会敲善拉,只是痢病头不雅,上不了前场。

拿定主意后,娘舅让西叶提着两包红糖、红枣,登门拜师。“癫头强”见小西叶虽患眼疾,但长相文气,心生喜欢。他叫小西叶随便吟唱几句,西叶天生一副好嗓子,声音清脆有力。“癫头强”当即收他做了徒弟。

一开始,“癫头强”并不教西叶才艺。西叶每天扫地、端水、给师父点香烟。闲活做了大半年,“癫头强”终于教他吹拉弹唱了。多年以后,董西叶方领悟师父的良苦用心:拜师学艺,先得懂规矩、磨性子,“唱戏人得不急不躁,才应付得了场面。”师父说。

“癫头强”不识谱,民间艺人的功夫大多靠口口相传。“癫头强”告诉西叶,唱词或长或短,音调忽起忽伏,唱腔才能有韵味。初学时,“癫头强”每天打着拍子叫徒弟哼唱“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锵锵锵”。师父说,这是为了找准乐感,打开嗓门。过了一些时日,师父开始教西叶戏份。小西叶天资聪颖,很快就学会了好几折地方戏,生、净、丑,二胡、点鼓、敲锣,样样都能上手。

到了十四五岁,西叶开始跟师父外出赚钱。每次出去,“癫头强”身上挂满胡琴、唢呐、铜锣,小西叶则是前胸挂小鼓后背驮大鼓。师父走在前面,他跟在后面,月亮夜附近乡道上常可见这对师徒行进的身影。年及弱冠,董西叶离开师父,独自跑起了江湖。西叶虽然会唱传统戏,但独眼人上台表演毕竟不便,似也有碍观瞻,于是他只能做一位江湖说唱艺人,出现在四乡八里的红白喜事上,或参加一些民间文艺演出,赚点辛苦钱。时间久了,西叶在业内名声日隆,同行间人接“大单”时,生怕掌控不了场面,都会请“大小眼先生”去坐镇。



沙漠中的小树 (摄影)

陈志光

西叶老人广受欢迎,在于他的一手绝活。无论什么场面,他都能根据事件、人物、环境、情绪现编现唱。比如,一次前村有个村民不幸被雷电打死。此人平日为人很好,大家都觉得老天爷不公平。但村里的多嘴婆说,此人肯定前世作恶,今生才遭报应。西叶老人听了愤愤不平,在灵前即兴唱道:“可怜可怜真可怜,被雷打死睡田边,大家都说前世恶,难道前世没有天。”言下之意,如果前世也有天,为什么前世不打死他。唱得听者心服口服。

从拜师学艺始,西叶老人说唱已经有了五十多个春秋。半个多

世纪,这位独眼老人靠自己的一张嘴养活了自己,也养活了一大家子。如今,他的儿女都有出息,老人自己也是够吃够喝,衣食无忧,但他还是经常出去献唱。他说困在家里浑身软绵绵,出门一拿上乐器,人立马就有了精神。

老人说这话时,我眼前又浮现出他说唱的场景:双目一睁一闭,左手打“三块”,右手执鼓筷;击鼓时人忽起忽坐,鼓声如雷,老人高腔滚唱,声调旷远、粗犷。此时,我耳边回荡的早已不是人声和器乐,而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呼唤……

东沙角看渔民画

东沙角前面这片洋,夜潮退去时
听说恋岸的鱼儿会搁浅在滩涂上

扑腾着,鳞片在晨曦里闪烁金色光芒
五月汛期,大黄鱼鼓腹似雨后蛙响

自海洋深处递出,叫醒十里横街渔港

而今站在陈列室一幅幅渔民画前观望

网已剖为干釜,在房顶上曝晒
鱼亦收藏。相机和画架却搬到了甲板上

那颜料中蕴含着煮网的猪血,色如暖阳
正一抺抹涂画在追忆中的大黄鱼故乡

己亥大暑途中口占

王介堂

骄阳似火炙天心,
一路骑行一路吟。
谁晓熙熙吾自乐?
蝉声唱和到青林。

和诗(一)
逍遥自在菩提心,
日下鸣蝉共骑吟。
白发相催人未老,
大儒幸自藏禅林。(林佩茂)

和诗(二)
夏荷淡淡展初心,

点点蜻蜓逐水吟。
此处徜徉最消暑,
如诗如画醉醉林。(黄岚)

和诗(三)
盛夏炎炎欲静心,
相邀诗友且同吟。
早春淫雨曾联韵,
消暑寻幽再入林。(桂维诚)

和诗(四)
风情一路最关心,
爱作尘怀物外吟。
何处祥云避暑气?
诗禅静境胜丛林。(胡逆风)

颜文祥

心怀慈悲的大西洋暖湿气流一路向东,跋涉到这里的时候已经精疲力竭,但满目的荒凉和疮痍让她哀痛,眼中的最后一滴泪夺眶而出,化作了新疆地区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一座高山冷水湖泊。于是,天山西麓的一片广袤坡地,因为这汪湖水的滋润,有了花繁草茂,瓜果飘香。今天,人们把这个高山冷水湖,叫做赛里木湖。

赛里木湖古称“净海”。史料告诉我们,湖面海拔2071米,东西长30公里,南北宽25公里,面积453平方公里,蓄水量210亿立方米。湖水清澈透底,透明度达12米。它像一块巨大的翡翠,镶嵌在新疆博尔塔拉州博乐市与伊犁州霍城县的交界处,在岁月中一直闪烁着迷人的光泽。

我们到达赛里木湖的时候,正是中午时分。尽管是炎热的夏季,烈日当空,但走到湖边,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燥热,湖风阵阵吹来,倒是有丝丝的凉意。

站在观景台上,凝望赛里木湖,一种高远、澄澈、圣洁的感觉油然而生。是的,赛里木湖实在太美了,湛蓝的天空下,湖面如镜,映衬着四周逶迤的群山,随着阳光的抚摸,闪烁着绿宝石般的清幽之光,随水波一层层向四周涌动,“四山吞浩渺,一碧拭空明。”目之所及,没有一座高楼,只有漫天遍地的绿和铺天盖地的蓝。还有天山脚下巨大的风力发电装置,它们像一棵棵银白色大树,挺立天宇下,让这片原汁原味的草原闪耀出现代工业文明的光彩。我来自南方的水乡泽国,曾经到过很多地方,也见过很多湖泊,比如杭州西湖、无锡太湖,但没有哪座湖能比得上赛里木湖的蓝。这种蓝是如此的纯粹,纤尘不染,令人心醉;这种蓝是如此的宁静,深水不语,静得在风的吹拂下激不起一丝

涟漪;这种蓝是如此的辽远和宽广,让我禁不住哼唱起著名歌手乌兰托娅的那首《蓝色的赛里木湖》:“赛里木湖,蓝色的湖一望无边/蓝色的湖面绽放着蓝色的花朵/雪山森林的倒影美如仙境/蓝色轻柔的雾啊,如梦如幻/赛里木湖,蓝色的湖群山环抱/蓝色的炊烟飘荡着蓝色的歌谣/乳香飘荡的牧场毡房/牛羊欢腾在花海如诗如画/赛里木湖,美得让我心醉/赛里木湖,美得让我忍不住离去/赛里木湖,一首蓝色的牧歌。”

美哉,赛里木湖,我真想化作一尾鱼儿,畅游在蓝色的怀抱里。我情不自禁地走向湖边,掬起一口清亮亮的湖水,想一饮而尽,啊,好冷!据说,这湖水来自天山的雪水,因为太冷,赛里木湖原本没有鱼,1998年从俄罗斯引进高白鲑、凹目白鲑等冷水鱼鱼种,2000年第一次捕捞获得成功,从此结束了赛里木湖不产鱼的历史。经过近20年的发展,目前赛里木湖成为新疆重要的冷水鱼生产基地。

湖水清澈明净,是鱼儿的乐园;湖边水草丰茂,是牛羊的天堂。赛里木湖周边生活着两个游牧民族——哈萨克族人和蒙古族人,在今天终于迎来了自己美好的日子。赛里木在哈萨克语中意为“祝愿”,而蒙古语意则是“山脊梁上的湖”。从湖所处的地理位置看,蒙古语自有它的道理,但我更喜欢哈萨克语所表达的意思。与湖泊紧密相连的是广袤的湿地、草原和森林,而这些又是牧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哈萨克族人对此寄予了美好的感情。今天,这份美好的祝愿已化作现实,这座昔日高冷的湖泊正敞开热情的怀抱,露出美丽的容颜,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我相信,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兴起,牧民的生活又将翻开崭新的篇章,这大西岸的最后一滴泪,必将是幸福的一汪湛蓝!

赛里木湖的蓝

陈剑飞

浙东大峡谷

我面对的是一汪清冽的水,天空下着细雨
珠滴在湖面微漾,一个个小小的连环计

栈桥横舟处,遥说高崖有丹台
游客们翘望着前方那场长生不老的梦幻。

高山流水戛然而止,浙东大峡谷水抬举了你又映照出你清瘦的面容。

这副相忘人间烟火的模样,辟谷清肠

点水的蜻蜓啄碎了冥思的镜像。

十行诗三首

谁又蜕化成深潜的鱼,游迎着你沁冷的过去
在峡谷底部一块块端坐千年的溪石里

在伍山石窟前回想

在伍山石窟前回想当年的采石工
操异乡口音,这批粗腰圆膀的年轻人

一团团幽灵般蠕动在石洞深处
尘埃飞扬,阳光照不见他们的

脸庞
壁虎那样抬扛,低沉号声发自颤颤脚掌
沿着八百年前宋时出口沿着陡峭的栈道
最后从江浙大户的石板明堂上隐约传来

那些短命矿工们像蚂蚁一样,啃空了五座山
啃出了五口巨大的石棺,在伍山石窟不开
散不开的是那一片矸砂肺笼胸的灰蒙蒙影像